



吉川英治作品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新书太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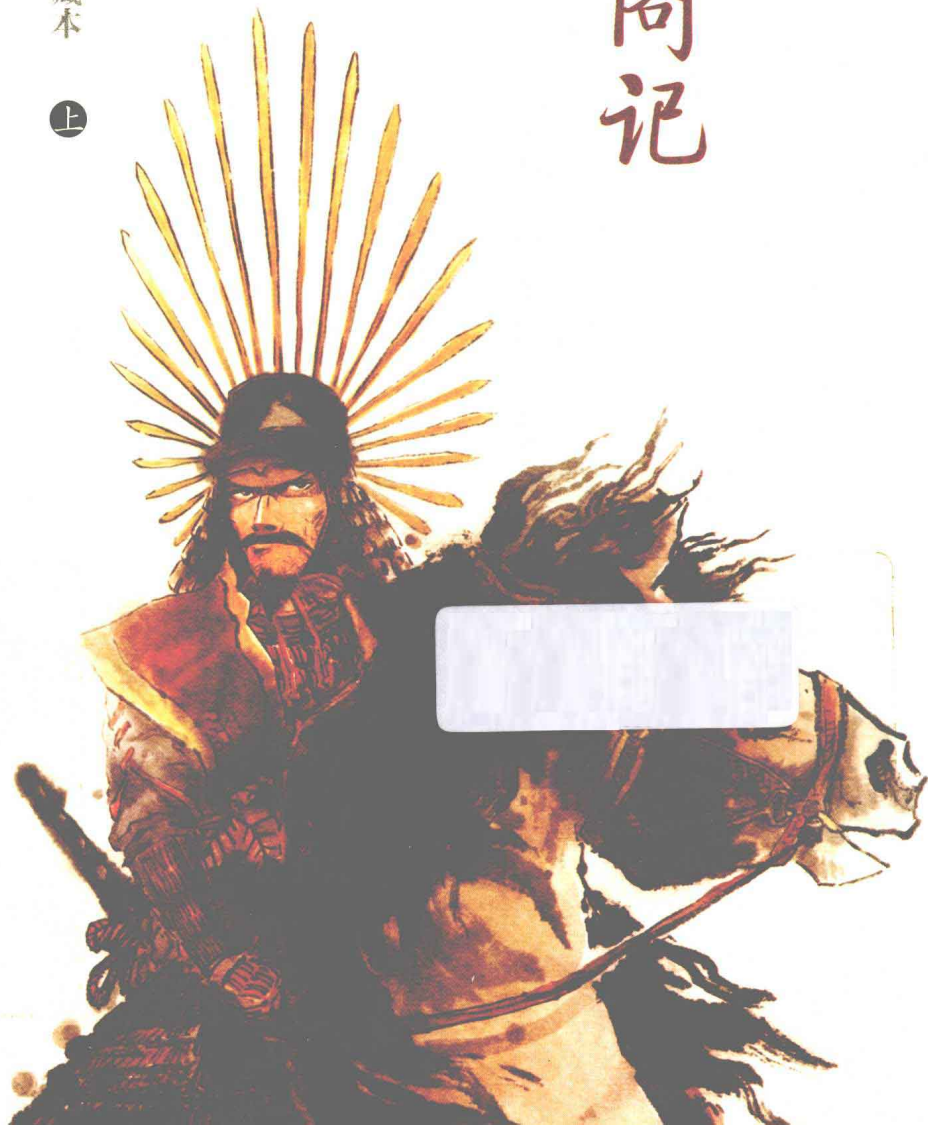
丰臣秀吉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译



新书太阁记

丰臣秀吉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HIHON TAIHEIKI (1-11)》

Copyright © Eimei Yoshikaw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版贸核渝字 (2010) 第142—15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臣秀吉: 新书太阁记 /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229-05243-0

I. ①丰… II. ①吉… ②戴…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5815号

丰臣秀吉: 新书太阁记

FENGCHEN XIUJI; XINSHU TAIGEJI

[日] 吉川英治 著

戴佳依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王春霞 刘美慧 舒晓云 陈 丽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插图: 夏吉安

封面制作: 朱 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1 字数: 2136千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丰臣秀吉：新书太阁记》的历史地位

日本著名历史学者 桑田忠亲

太阁秀吉的传记，自秀吉在世时即开始出书，在秀吉死后，民间的戏作者又以《××太阁记》为题名，扭曲秀吉对家康的史实，采取荒诞无稽的历史故事方式，将其趣味化地继续书写下去。但德川幕府瓦解后，到明治时代便加以禁压，对于与秀吉有关的史实重新作学术上的研究，借由专家之手自由执笔，发表有关秀吉的评价、论文等。而随着文学的近代化，开始出现新历史小说形式的《太阁记》，这是顺应国民期待的创作，包括大正年间矢田插云的《太阁记》和昭和年间吉川英治的《丰臣秀吉：新书太阁记》。

尤其是昭和十四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川英治在《读卖新闻》中连载的《丰臣秀吉：新书太阁记》，可说是以全人格的方式，来描写自幼年起就遍尝辛酸的丰臣秀吉。吉川氏是庶民出身的大众作家，所以他对于在战国乱世中出身于庶民，又成为庶民中英雄的太阁秀吉，其生涯及人格深有共鸣，也是理所当然的。

《丰臣秀吉：新书太阁记》这个书名，是自江戸末期戏剧作者栗原柳庵的《真书太阁记》中得到的灵感，让人感觉具有新鲜的吸引力。从历史上来看，吉川的作品是以江戸初期古记录《川角太阁记》的写实味为典据，然后又采用江戸后期戏剧作者竹内确斋《绘本太阁记》的故事，加以趣味化的鲜活描写，同时参考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等，因此具有创作价值，很明显地表现出近现代文学的水平。

自序

吉川英治

所谓英雄，有居于万民之上的英雄，也有与民众为伍的英雄。这些英雄有如星辰一般，各具不同的性格与轨道。丰臣秀吉，正是属于后者。

从出生到壮年，以及日后成为太阁，置身在典型桃山建筑的聚乐第中（日本史上将织田信长争霸成功，丰臣秀吉继之而起的二十余年间，称为安土桃山时代。“聚乐第”则为丰臣秀吉于京都所造之城郭，1587年竣工），纵使内宅富丽堂皇，外廓坚壁高垒，但他的周围却充满了庶民的气息。他热爱愚众凡俗。

他也了解自己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所以，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民胞物与的人了。若问最具人性的豪杰英雄是谁？可说无出秀吉之右者。这点正是他日后在民间得以拥有浓厚亲和力的原因。

对于秀吉的这种亲切感，以后也不会改变，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个典型的日本人，大家就是因为这种认同感而喜欢他。他的大凡与痴愚，也令周遭的人产生共鸣。

能够兼具日本人优点与缺点于一身的人，唯秀吉而已。如果光是列举其优点来礼赞，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我认为仅夸耀优点，反而使他的格局缩小，他的伟大，绝不仅止于此而已。

这本《丰臣秀吉：新书太阁记》，并未写到秀吉逝世。英雄也会迟暮，晚年的秀吉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大阪城的斜阳，映照出“落日的庄严”，而我喜欢，却是苦难时代的他。在本书中，对秀吉的壮年期着墨颇多，也是基于这个理由。若是只以秀吉的行止为主，《太阁记》是无法成立的，至少自信长出现以后，至天正、庆长年间为止，无数的荧星、惑星的出没也必须触及。尤其是若未写出其中的家康，《太阁记》就称不上完整。

很早以前就有很多类似书出现，如《川角太阁记》、《真书太阁记》、《异本太阁记》等，经转化以后的各书，全将主角秀吉视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有关他的性情方面，可说是集各种幽默、机智、功利主义于一身的相同类型。

过去的太阁记作家，也许并未真正了解秀吉这个人的真面目。我不希望自己也走上这条路，尽管我能力不足，但我深信秀吉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而这也正是我致力写作的力量所在。

吉香臣丰

新

书

太

阁

记

第一卷 一心奉公◎

日轮、月轮

日本天文五年（公元 1536 年），中国明朝嘉靖十五年。

这年正月，日本尾张三国热田神领（神社的领地）这个仅仅五六十户的村落中，有一户贫穷人家，在他们用茅草搭盖的屋顶下，诞生了一个奇异的婴儿。

他就是后来的丰臣秀吉。

由于母亲可吃的食物非常少，所以呱呱坠地的婴儿皮肤看来有如腌了五年的梅干一般，又红又皱。

这是寒风刺骨的一月天，稻草屋檐一端悬挂着冰柱，而产褥旁边却连个屏风也没有。在这个贫穷的人家中，婴儿的脐带虽已被剪断，却连哭的力气都使不出来。

——莫非刚出生就死了吗？

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当产婆将洗好身子、包在襁褓中的婴儿，交给其父亲弥右卫门时，突然听到了他哇哇的哭声。

虽说是啼哭，声音倒也不大，这婴儿恍似自百年沉睡中醒来一般，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可以活下来了！

帮忙抱着婴儿的产婆，除了安慰孩子的父亲弥右卫门，同时也向产妇祝福。

就在这年，邻邦的中国，不但大同有兵乱，辽东也有战争，尽管如此，代元而起的朱氏王朝所立下的数百年基业，仍未动摇。

此时与前朝的元，甚至和唐、宋等时代比起来，国运更为昌隆。直到近代以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仍是明朝的盛世。

黄河的水、扬子江的水，至今仍未改变。

自广大的天地看来，悠久的黄色洪流，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宛如一道鸿沟，不断地奔涌流动着。

※

在天的那端
不断地回顾
遥远的山巅
现在是何月

遥望着日本方向的五郎大夫，经常在脑海中忆起故国，所以一直无法忘怀这首歌。

这是阿倍仲麻吕的歌。

看着月，看着草，看着候鸟，五郎大夫无法对阿倍仲麻吕歌中的望乡情怯感到释然。

可是，明天就要回去了！

他站在已滞留了十二年的江西省饶州府浮梁县（现在的景德镇）。

“明天天一亮……”五郎大夫夜里辗转难眠。

“还在日本的家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还能活着回去吧？母亲还好吗？弟妹们如何呢？”

虽然已是三更半夜，但他脑子却十分清醒——尽管知道为了明天的旅程，不应该这么晚还不睡。

大概是有同样的想法吧！从日本就一直随侍在侧的忠仆舍次郎也未能成眠。

“老爷，你还未睡吗？如果没睡，我……”他在寝室外轻轻叩门问道。

五郎大夫下了床，坐在榻（瓷椅）上。

“进来——你也睡不着吗？”

“没有。”

舍次郎进入房中，站在主人面前。

“我睡到傍晚才起来……不过，我一直担心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你的孩子。”

“……嗯。”

五郎大夫此时也觉得颇伤脑筋。

孩子是五郎大夫在浮梁的这段时间与一妇人所生。

孩子的母亲是从庐山一个称为星子的地方来到浮梁窑场工作的女子。姓杨名梨琴，个性温柔，虽然很美，可惜体弱多病，不适合过于劳累的工作。

事情要从当年说起。

江西省的浮梁，是声名远播至日本的著名瓷器产地。自古老的唐代开始筑窑，到了宋、元时期，成为专烧宫廷御用品的官窑，既是商业区，也是艺匠的聚集之处，堪称当时中国第一瓷府，热闹非凡。

五郎大夫为要了解瓷器的制法，来到异国，忍耐了十二个年头的辛苦与乡愁。

自日本渡海，海上六百里，溯长江而上，还要走四百余里，到浔阳城（今九江）河港，再经水路与陆路，越庐山，过鄱阳湖达乐安河。这千里之旅，总共耗费了他半年的时间。

而明天又要再次历经这些山河路途回日本去了。五郎大夫和舍次郎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但自黄昏起，就躲在低垂的帘帐后哭泣的，正是抱着孩子的梨琴。

梨琴在窑场与五郎大夫熟识亲近，非妾亦非家婢的她，却搬到家中来帮忙。

五郎大夫达到研究的目的之后，很快就要回日本去了。她早已觉悟到这点，想到他多年的苦心，终于可以在回国后开花结果，梨琴虽悲伤不已，倒也能为他的成功感到欣慰。可是再见到怀中三岁的男孩，又会忍不住想：“那孩子该怎么办呢？”

这令她整夜哭泣，悲伤得无法抬起头来。

仆人舍次郎突然来到主人的卧室，就是为了告诉他，梨琴对这个迷惘的问题已经下定了决心。

“刚才梨琴说，虽然前天和昨天她十分坚持，但是后来仔细考虑了孩子的将来，她觉得与其他亲自养育，不如让你带回日本会比较幸福。所以，决定依刚开始时的想法，还是将孩子交给你抚养。”

“哦……她改变了想法吗？”

五郎大夫对于她的体谅非常感动。

“好，去叫她来吧——我是说梨琴。”

“是。”仆人舍次郎走出房间。

这并不是一间很大的房子。

当然，无论是家中的日常用品、家具、主仆的服装，一切都配合了当地的习俗。

“老爷，人带来了。”舍次郎扶着梨琴的手臂进来。

梨琴马上哭倒在地上，哽咽地喊着：“祥瑞大人……”

祥瑞是五郎大夫的中国名字。为了要学习瓷器的烧制秘法，他舍弃了所有的旧习，同化于中国的生活之中。

“噢……刚才我都听舍次郎说了。孩子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这番话只是空茫的安慰，但五郎大夫也只能这么说了。

梨琴终于止住泪水说：“要和你分别，又得离开孩子，这简直比死还令我难过。不过仔细想想，孩子留在我身边也不行。我体质孱弱，无法顺利地抚养孩子长大成人，说不定孩子会被卖去当奴隶或落入土匪手中，根本成不了好人。”

她已经恢复了聪明母亲的冷静。

“而且，我长年观察大人你的生活，以及主仆二人的人品之后，对于完全陌生的日本，也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在我国，都称你国家的人为倭奴、东洋鬼，听起来很可怕，这是因为看到了在东南沿海，或溯扬子江而来的倭寇，认为日本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我已不这么认为了。”

她一面轻泣，一面将三日来所想的事借此机会一吐为快：

“虽然我从未去日本看过，但很了解你内心的想法，毕竟我住在这个家中也好几年了。尽管你穿着中国的服装、拥有中国的女人、住在中国的房屋内，但血液中仍是不可能改变的日本人。而且，我还知道日本这个国家重情义、擅武勇，是个优秀的国家。所以，我想这孩子留在我身边，不如请你带走更幸福。”

五郎大夫闻言肃然，看着她用力地点头。舍次郎站在一旁，垂首倾听着。

此时，突然听到屋外有声音传来。

仔细一看，窗外不知不觉中已被曙光染白，而外面的声音，是来自那些要送五郎大夫回日本的窑场朋友们。

当然，这些嘈杂的语言全是中国话，五郎大夫也忙打开大门，用流利的中国话和大家打招呼：

“各位早，这么早就麻烦大家，真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准备好，请先喝杯茶。”

来送行的众人说：“不用了，茶和早饭，还是在途中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再用吧！准备好就可以走了。”

浮梁是个被群山围绕的盆地城镇，眼下尽是无数的土堆、柴堆和窑场，好几个窑喷出的烟，直升向破晓的浅黄色天空中。

“祥瑞君，就在这里和你告别了吧！”送行的人们说。

祥瑞五郎大夫站立在山丘小道上，环顾四周，凝眸看着这些人。

“嗯，各位保重了。”

虽然仅是寥寥数语，可是，过去十二年的回忆，却全部涌上心头。

而留在后面的梨琴，更让他万分怜惜。

今天早上，梨琴对他说：“我还是在家里，从窗户目送你吧！我害怕送至途中，就忍不住想跟你回日本去了！”

于是，她留在家中。

不断抚摸孩子的脸颊，哭泣不止的她终于放开手，将孩子交给仆人舍次郎背着。

这个男孩子名叫杨景福。

送行的共有十五六人，行李由一头驴和一辆鸡公车负载。途中，一位送行者说：“舍君，太重了，这段旅途很长，还是让孩子坐车好了！”

这话也对，于是舍次郎便将背上的孩子移到鸡公车上。

这是一辆车轮很大的手推小型货车，可以很轻松地通过草地、山坡。因为这种车的齿轮轴没有加油，车轮一转动时，就会发出如公鸡般轧轧的叫声，所以名之为鸡公车。

幼儿似乎觉得被夹在行李之间很好玩。一会儿抓抓米糕吃，一会儿又舐舐麦芽糖。

乘船、住宿，如此经过几夜，终于来到扬子江畔的浔阳。

在途中，送行的人三三两两地逐渐离去，到达城内后，剩余的人也全都回去了。

在专供旅客换船的接驳处，五郎大夫主仆二人等了好几天的大船。往金陵（今南京）的下江船今夜将晚点，也就是从湓浦河口升起的太阳还未大亮之时到来。

船家手拿一个薄纸包过来，对他们说：“客官，刚才有一个瘦弱的美貌女子，把这个放下后，就匆忙地跑走了。”

问明容貌与年纪，这人必是梨琴无疑。

疑惑之中，将纸包打开一看，竟是五郎大夫长年盼望却始终无法得手的制瓷秘本。

拥有这个秘本的，是顽固的窑场工头，他说：“说什么也不卖日本人。”

不管花多少钱，他都不答应，最后，五郎大夫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奇怪，梨琴怎么拿得到这个？”

今天是看到她最后的机会了，五郎大夫忙将孩子托给船家，和仆人舍次郎一起赶到城内找寻她。可是却没有找到。

直到日落西山，夜渐渐深了。

在另一方面，着急的船家也好不容易才找着五郎大夫主仆二人，他对他们说：“船来了！”

于是，他们忙着将行李和孩子运到湓浦江岸，搭乘系在芦荻深处的小舟。

因为便船是在江中下锚，所以要乘小舟过去。

不知是害怕阴暗的水还是摇晃的小舟，孩子突然哭了起来。

“别哭，别哭，你哭什么呢……好了！好了！”

——此时不知何处传来了琵琶的声音。这附近并未见到水楼的灯光，只有

幽寂的江水和芦荻暗影。

“哦，是梨琴吗？”

五郎大夫环顾四周问道。

因为梨琴也很善于弹奏琵琶。不过，把橹的船家，却用丝毫不带感情的声音说：

“客官，你不知道吗？浔阳城的泊船处，是昔日名诗人白乐天，留下著名长诗《琵琶行》之处，那儿有座琵琶亭，很多歌妓都在船上弹奏琵琶以招揽客人……如果你喜欢，只要拍船桨招呼一声，就会划过来了。”

五郎大夫听着乐声，凝望黑暗。

琵琶声蓦然停了下来。

在通过芦荫间时，看到了一艘船。竹编的帘中泄出了薄雾般的灯光，微明中，看到一位戴着耳环的白皙女子。

当然不可能是梨琴。

可是，她的心和五郎大夫的心，却已在星空之下、波涛之间深刻地交流了。

“即使回到日本……”

他独自沉思。这种形式上的别离，并非真正的别离。

一朵花和另一朵花的花粉接触时，会自土中长出永不消失的芽。这些芽会自然播种、繁盛，还会开花、结果。

虽说相隔千里，但土与土——心与心，还有相似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正如雨水和海水般，几千年来一直自然地不断进行着。

深夜，长江的秋天。

五郎大夫在不断东流的扬子江的船上，还不断地想着。

自己溯此江而来，这个任务乃是天命。和自己血脉相连的祖先伊藤五郎大夫，也曾随侍道元禅师渡海来中国。

还有临济宗的荣西禅师，弘法大师，很早以前任遣唐使的青年才俊们。

同样的，中国自秦代、汉代以来，也有无数的人移往日本，这些人现在都已同化成为日本的国民，而且成为一支庞大的血脉宗亲了。

野孩子

“是我的蜜蜂。”

“是我的啦！”

“你撒谎。”

“我看见就是我的。”

这附近全是盛开着的纯白色萝卜花，和有着扑鼻香味的菜花田地。

田中，有七八名顽皮的孩子拿着棒子和抓朝鲜蜂的袋子，只要看到一只，就如旋风般蜂拥而上，你争我夺。

弥右卫门之子日吉，今年七岁。

这个在母亲腹中时，因为母亲无法摄取充分的食物，生下来有一张犹如浸渍五年梅干般面容的孩子，虽然已经七岁，但比其他孩子瘦小，脸上还有很多的小皱纹。

不过，他的恶作剧和粗暴，却是村童中数一数二的。

“笨蛋！”

日吉一面抢夺蜜蜂，一面大叫着，伸手推开较大的孩子。

一不小心跌倒了，其他孩子便毫不客气地踩过来。日吉踹他们的脚，要踢开他们。

“——看谁抓得到。谁抓到，蜂就是谁的！”他这么宣布，敏捷地抢上前去，朝空中奋力一跳，一只蜂已握在手中。

“哇！这是我的了！”

日吉握住蜂，向前走了十几步后才摊开手掌。他折断蜂的头和翅膀，迅速丢进自己口中。

蜂的腹部是装蜜的袋子，对于尚不知砂糖是何滋味的少年而言，这不啻是天地间的美味。

“……好甜啊！”日吉眯起眼睛，尽管蜜已下喉，他仍回味无穷。

其他孩子看着他的表情，都羡慕得忍不住咽口水。虽说这儿有很多蜂，但朝鲜蜂甚少，大伙儿都感到很懊恼。

“猴子！”

一个大孩子开始骂他，是个绰号叫仁王的少年。

只有仁王是日吉所不敌的，其他孩子也都知道这点，所以一一跟在后面叫道：

“坏孩子！”

“猴崽子！”

“猴子！猴子！猴子！”

连最矮小的阿福也这么喊。

阿福虚龄九岁，身材却和七岁的日吉差不多，但肤色较白皙，五官也端正，容貌方面胜于日吉。

而且在村子里，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小袖（和服中的窄袖便服）的，只有阿福一人。他的本名叫福太郎或福松，不过，依良家风俗，男孩子名字的第一

个字前要加个“于”（意同“阿”）字，所以这个大富翁的孩子，也模仿这种习俗被称为阿福。

“住口！”

不管谁喊日吉猴子，他都不会生气，唯有阿福这么喊，会令日吉火冒三丈地瞪着他。

“你忘了我平常是怎么保护你的吗？白茄子！”

对于日吉的责骂，阿福什么也不敢说，只是怯懦地咬着指甲。

白茄子是表示不知感恩的意思，即便是孩子，被这样责骂，也会有强烈的羞耻感。

其他的孩子已将视线移到别处。这时他们不再想朝鲜蜂了，因为田地的另一端，扬起了一阵黄色尘埃。

“啊！是军队。”

“有武士通过。”

“好像是打完仗回来的。”

大家叫嚷着，举起双手欢呼。

当地领主织田信秀和邻国的今川义元，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经常在国境处展开小规模战争。有一年，今川家的精锐潜行到这边来，放火烧掉民房，割去稻米，田地也被践踏殆尽。

当时，领主的军队看到火势，立刻自那古屋和清洲城奔来，在此与敌人展开大战，并配合各处的城寨与岗哨的士兵，将敌人一举歼灭。

冬天——

当然，这年当地农民们没有食物没有家，非常困苦，可是没有人埋怨领主，大家都忍耐着饥寒交迫的窘境。

（总有一天一定要让他们大吃一惊！）

对于今川氏，大伙儿都升起同仇敌忾之心。

连小孩子都自出生起，就看着、听着这些事成长。

所以，一看到领主的军队，就如同见到自己家人。就连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热血，见到了兵马也自然高昂兴奋起来。

“去看看！”

不知谁这么提议，于是大家都哇的一声争先恐后地跑过去了。

只有阿福和日吉留在原地互相瞪视。胆小的阿福也想和大家一起去，但受到日吉目光的束缚，他不敢妄动。

“……对不起。”

阿福怯怯地靠近日吉，伸手搭着他的肩膀。

“对……对不起嘛!”

日吉的脸涨得红红的,想摇肩甩掉肩上的手,可是一看到阿福快哭出来的眼神,又急忙说:

“你不可以再跟他们一起骂我了!”

肩膀也慢慢放松下来,不过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高兴。

“平常大家都叫你唐人子、唐人子的,可是我有没有跟他们一起这样嘲笑过你?”

“没有……”

“唐人子是说你不是我国的人,我这样讲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吗?阿福。”

“没有……”

阿福擦擦眼睛,泪水和着泥,弄了个黑眼圈。

“傻瓜,你再哭我就叫你唐人子了!走,去看武者。”

日吉也牵着阿福跑去,在另一端的黄色尘埃中,已可看见军马和旗帜。

大约有二十骑的骑士和二百人左右的步兵,再加上一队小行李队,杂乱地——交错的长枪、长刀和弓箭,毫无秩序地前后挂着——自热田街道到稻叶地的田野,直至庄内川的河堤上,坐骑和人都无力地前进着。

“……哇!”

从田里飞奔而来的孩子们,追赶着军马也来到河堤。

日吉、阿福、仁王和其他流着鼻涕的孩子,个个眼中闪着光芒,争相采下野蔷薇、堇或杂草的花,双手捧向通过眼前的武将士兵。

“必胜、必胜!”

“胜利!”

“祝福勇士,祝福勇士。”

叫着喊着,将手中的花抛向军队。

在村中、街道上,领土的孩子们一见到兵马,都会争先恐后地祝福。不过,马上的将领和拖着疲惫脚步的军队,却如戴着假面具般默然无语。

(别靠过来……)

口中虽未斥责,可是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地这么表示。对于孩子们的欢呼,更连微笑也吝于回报。

尤其现在通过的这个小队,是自三河方面撤退回来的军队之一。甫自前线归来,人马俱疲。

马群中有的马腹部被刺伤,连肠子都垂下来了,士兵中也有人全身斑斑血

迹，搭着战友肩膀勉强举步。

枪柄、甲冑上都有干涸的血迹，散发出如漆般的黑色光泽。每个人的脸上均沾满了汗水和尘埃，但仍目光炯炯地继续向前行进。

“好——给马喂水。”一来到河原，领头的武将叫着。

周围的骑马武士，立刻大声传达命令，接着发布了休息的命令。

“休息。”

骑在马上的人陆续下马，徒步的士兵也都停下脚步。

啊！大伙儿都吁了一口气，坐在草丛中。

从河这边望去，对岸的清洲城看来很小。队中还有尾张四郡的领主备后守（日本官名）织田信秀的弟弟——织田孙三郎。

孙三郎坐在矮桌上，五六名侍从围绕着他，他默然望着天空。

侍从们也无人开口，有些人正在包扎脚、手所受的伤，观察每个人的眉宇之间，可明显看出，他们在前线的战争中已吃了败仗回来。

可是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这样的观察力。一看到血，就仿佛自己流血般，感觉充满勇气；而看见枪和长刀的光芒，就觉得如歼灭敌人般，显得十分兴奋。

“必胜、必胜！”

“勇士！勇士！”

即使是马在喝水，他们也将花朵投向马儿身上。此时，一位站在马旁的武士看到了日吉。

“弥右卫门的儿子，你母亲还好吗？”

他向日吉招招手，这么问他。

“啊……叫我吗？”

日吉走到他面前，抬起头来正视着他。

召唤日吉的手现已放在日吉大汗淋漓的头上，他用力地点头说。

这是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武者，也是战后归来军队中的一分子，日吉对于头上放着这么沉重的手，感到无上光荣。

（怎么样？这名武士知道我的家。）

他用骄傲的眼神望着他的朋友们。

“弥右卫门之子，你是叫做日吉吧？”

“是。”

“好名字！好名字！”

年轻武者摸摸他的头。然后缩回手插在自己革胴（皮制的护胸、护腹）的腰带处，重新凝视日吉的脸庞，兀自笑着。

日吉一看到大人或女人，就会表现出乖巧的样子，这是他生性如此。